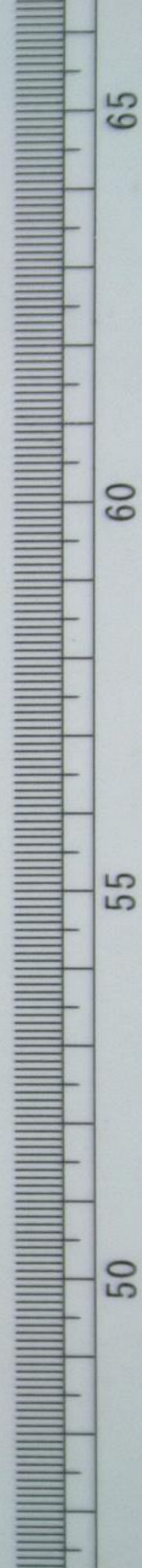


澹泊史論 上

四

113
907
12



13
907
12



澹泊史論

澹泊先生史論目錄

上卷

帝號議

帝號義例

帝大友紀議

二宮考上

二宮考下

神功皇后論

大日本史後序 代言

大正十五年二月
花房仙太郎氏寄贈

甘雨草叢書

澹泊史論目錄

書重修紀傳義例後

將軍傳義例

答寒川辰清問

石田軍記辨

烈祖成績序

保建大記跋

守山日記序

書增補追加家忠日記後

源義家

平政子

入田親真

書武市常三

海上隱者

神祖興隆儒學

記直江兼續事

瓢箪

道觀

下卷

古月序書

澹泊史會錄

信玄請殿

信玄逐父

韭崎之戰

信玄納賴茂女

信方之敗

戸石之戰

上田原之戰

義清乞援景虎

川中島之戰

信玄廢義信

上阪泰貞教戒二子

京極屋形

淺井三代

淺見對馬守俊孝

井口彈正義氏

赤尾清綱對久政

久政殺大橋秀元

久政議長政與信長結婚

遠藤喜右衛門直繼

安養寺三郎左衛門經世

附錄

擬策問

致藤執政書二首

謝平玄仲書

寄泉竹軒佐竹暉兩總裁書

全文錄于倭史後編後

復山混齋書

書僧高辨語贈藤執政

答中根重玄書

答百拙和尚書

復平玄仲書

送村篁溪之江戸序

跋今井魯齋弔楠公文

源流綜貫序

太田氏家譜序

續有職問答序

貞婦傳序

鳥居壽軒家藏文書記

書大石家譜後

跋分門入室圖

讀焚椒錄

擬豐太閤討明智光秀檄

澹泊安積先生傳

先生諱覺字子先其先陸奧人號澹泊齋蓋取諸葛武侯非澹泊無以明志之語也又有老圃老牛居士之號祖父正信岩瀨郡飯土用邑人姓藤原實爲本郡二階堂氏之族正信父某屬二階堂盛義築邑以居始以飯土用命氏天正己丑伊達氏攻取岩瀨郡某所守須賀川城亦陷舉族四散不知所終正信自幼逃難冒外氏爲安積氏及長與兄重政俱仕小笠原秀政元和之役有戰功事詳史載後致仕還須賀川隱居數年客于蒲

生忠鄉。有故又去。遂應水戶侯召。賜祿四百石。其子貞吉嗣焉。稱淺香。以其非郡之本名也。命更安積。是先生父也。先生年十歲。貞吉疾病。而舜水未之瑜。適以是年來水戶。貞吉躍然喜曰。此千載一時也。請以先生備弟子之列。從至江戶。明年歸省。而貞吉終不起矣。間一歲。舜水復來水戶。携先生還。當時同業者。今井弘濟。五十川剛伯。服部其衷。與先生共四人。而獨於先生。晨夕課讀。又命作一簿。錄其功程。居三年。患痘還鄉。先生爲人和厚。博覽能文。尤長史學。初義公蒐羅四方之英俊。將以成皇朝之史。史館得人。於是尤爲盛。及公薨。一時名彥。相尋凋喪。而先生屹然獨存。爲天下所瞻仰。享保中。官屢促獻史。時論贊未成。乃命先生撰之。先生嘗與新井白石室鳩巢往復。互相切磋。先生虛心容物。能服人善。然遇事一斷以義。凜然不可犯。以是二子稱爲益友。及撰論贊。屢示鳩巢。鳩巢曰。安陪仲麻呂以羈旅之之臣。與唐諸名家交遊。名譽擅于天下。而論中無一語褒稱何也。先生曰。仲麻呂受異朝之官爵。大義有關。世人眩其才。而不知其罪。甚無謂也。鳩巢深愧服。史成進

呈。

有德公使有馬某褒賞之。侯大喜。賜物有差。先生亦以鳩巢之功上達。侯乃使賜物謝其勞。人滋歎其不伐功。先生嘗夢得野水月縱橫句。義公分爲韻。與近臣同賦詩。公探得月字。有仰見文苑一輪月句。蓋屬望先生也。又奉命撰烈祖成績二十卷。時年七十有二。先生晚誠其子孫曰。舜水先生自書緣由一卷。及小李將軍畫軸。義公自鐫朱舜水遺物也。六字押印。及紫檀筆筒。並是朱先生沒後。義公所賜者。皆藏而寶護之。凡吾子孫當敬之如神明。其或淪落喪失者。非吾子孫。昔李文饒作平泉莊記云。壞平泉一草一木者。非吾子孫。予素敬文饒之文章事業。然至此語則不服。夫以堂堂李唐之大臣。出將入相。民所瞻依。而顧戀戀于一樹一石。曾不能及龐德公之以安遺子孫。某所以寶畜此物。戒飭子孫。則與此異也。元文二年丁巳。以病終于家。年八十二歲。著有澹泊齋文集八卷。湖亭涉筆四卷。皆行于世。論曰。日本紀以下正史。繁冗蕪雜。微意往往鬱而不明。及常史一出。闡幽微顯。於古有光。雖然。微先生則卒業

亦難矣哉。義公詩所謂一輪月。其意雖專屬先生。而又可以并證史之照耀萬世矣。嗚呼偉哉。

安中城主板倉勝明子赫撰

澹泊先生史論上

常陸 安積覺子先著

帝號議 乙酉

本紀神武至仁明。皆併書追諡於御名之上。曰神武神日本磐余彥天皇。綏靖神渟名川耳天皇。蓋上世遼邈。名諱不詳。如神武諱彥火火出見尊。絕無而僅有。呂舍人親王博洽。猶不得知。故至仁賢紀。書曰億計天皇。諱大脚字島郎。注曰。自餘天皇不言諱字。至此獨書者。據舊本耳。然其御名稱號之類。而非諱字之謂也。及神武

元年登極於橿原宮。號曰神日本磐余彥火火出見天皇。則是加神日本磐余五字於彥火火出見上。稱其功德。判然可見。綏靖呂下。名稱混合。不可得而知。如懿德稱大日本彥耜友天皇。孝安稱日本足彥國押人天皇之類是也。名諱既不可知。上諡又非當時之事。則不如一從舊史書之。然冠追諡於其上。則竊謂不可。書神武天皇諱彥火火出見則可矣。綏靖呂下不得書諱。故連書追諡。呂掩其曲。非僭則誣。不可謂公行之書。按魏書道武天興元年。追尊拓跋毛呂下二十七代為某帝。書

曰聖武皇帝諱詰汾。神元皇帝諱力微。今書綏靖神淳名川耳天皇。則猶書聖武詰汾皇帝。神元力微皇帝。書汾皇帝。力微皇帝則有。如詰汾皇帝無婦。史家無此書家。力微皇帝無舅家。是也。書諡其上則無。法也。本館往年之議。呂為不冠追諡。則不知為某帝。故連書。及壬午再議。每紀末書曰追諡曰某天皇。則與開卷揭某天皇本紀者相應。而至次紀。書某帝子某帝幾年。如綏靖紀書神武帝第五子也。神武帝二十二年立為皇太子。下微之。承前接上。無復不可差別之累。則追諡不當冠。毅然去之而不疑。一從舊史之文可也。續日本紀文武聖武光仁三帝。皆書當

時所上之諡。元明書日本根子天津御代豐國成姬天

追尊之號也。然無所謂諡者。尊號之比。而非諡法所議。

然因循舊典。書之可也。但聖武書天璽國押開豐櫻彦

天皇則不可。宜據廢帝追尊之文。天平寶書勝寶感神

聖武皇帝。寶字稱德孝謙皇帝。亦廢帝所上尊號也。曰

父曰子。尊無等差。而一書其諡。一書尊號。亦無義例。續

本紀。況當時記事。既有聖武皇帝之文。續日本紀。天平

聖武帝之皇子。自稱本館修撰。何憚何嫌而不敢書乎。追尊

草薨皇子。亦同日之勅也。聖武不可書追尊。則草薨亦

不得書岡宮天皇。是不可不議也。然則書某諡天皇諱

某。當起於何世。曰。起於桓武。其義何據。據類聚國史也。

續日本紀書桓武曰。今皇帝。當時勅撰之書。固當如此。

日本後紀雖不可得見。散在類聚國史者。可巨類推。淳

和桓武之皇子也。而皇太子表。有桓武聖帝之文。帝

部。天長二年十一月。皇太子臣正良言。自桓武聖帝訖

於當今。自餘薨卒部。天長年中。書桓武天皇寵之。書桓

武天皇之時。平城當時天子也。而書平城天皇崩。帝王

稱嵯峨淳和。而官名與諡並行而稱者。蓋自日本後紀

始。續日本後紀仁明崩下曰善書法學淳和天皇至續之草書其稱官名亦猶日本後紀書平城天皇

日本後紀則揭仁明天皇而書天皇諱正良文德實錄

直書文德天皇諱道康據之則桓武以後書諡與諱斷

無可疑釋日本紀曰為神武等諡淡海三船奉勅撰蓋

在光仁桓武之朝則神武至元正皆得書追諡曰某天

皇聖武孝謙廢帝不在此例光仁嫌於追諡然日本紀

續日本紀兩部正史看為一例書之猶可也桓武以後

決不得書追諡故曰斷自桓武可也今桓武紀書桓武

日本根子皇統彌照天皇諱山部王平城紀書平城日

本根子天排國高彥天皇諱安殿而嵯峨無諡號則書

嵯峨天皇諱神野至淳和仁明又書諡號如桓武平城

二紀義例不一書法厖錯且如仁明諡號日本根子天

爾豐聰慧天皇續日本後紀所不載僅見一代要記歷

代皇紀紹運錄不依正史為斷而據稗叢書之亦未見

其可也管見如此當書桓武天皇諱山部王而書所上

諡號於崩葬之下平城以後皆倣此例如仁明諡號則

引三書注於崩下非疑三書所載而正史不載者必當有故故曰注之庶幾去就

適宜而體裁近正矣蓋御名至重奉諡至大書法所由

起義例所由出。不可不謹嚴也。故議。

帝號義例 三項

古昔天皇之謚。未審起何時。釋日本紀引私記曰。神武等謚。淡海三船奉勅所撰。今考諸書。續日本紀成於延曆十六年。而載神功應神仁德敏達孝德天智天武等謚。古語拾遺成於大同二年。而書神武天皇。姓氏錄成於弘仁六年。亦皆書謚。親長記曰。爲神武至文武四十二帝謚。淡海公不比等所制也。無替之說。不足取焉。據釋日本紀。則追謚諸帝。蓋在光仁桓武之朝。不然則廢

帝時也。天平寶字二年。追謚聖武及草壁皇子。憲章典故。摸倣唐制。革百僚名號。則追謚疑在此時。雖今不可考定。神武至元正。紀首皆冠曰追謚。崩下書追謚某天皇。皇朝上謚。始見續日本紀。大寶三年。謚持統曰大倭根子高天原廣野姬天皇。謚文武曰倭根子天之眞宗。豐祖父天皇。至聖武則曰天皇出家歸佛。故不奉謚。天平寶字二年。追尊曰勝寶感神聖武皇帝。謚稱天璽國。押開豐櫻彥尊。所謂謚者。徽號之謂。而非謚法所議也。元明遺詔。謚號稱某國某郡某朝廷。馭宇天皇。傳示後

世。蓋遵古制。稱揚功德。此之謂謚。其義可見。然元明元
正二帝。續日本紀無上謚之文。書元明曰日本根子天
津御代豐國成姬。元正曰日本根子高瑞淨足姬。至光
仁。書謚曰天宗高紹天皇。考前後例。如元明元正二帝。
亦當時曰徽號為謚。而無明文者。史之闕文也。續日本
後紀桓武曰日本根子皇統彌照天皇。淳和曰日本根
子天高讓彌遠尊。類聚國史平城曰日本根子天排國
高彥尊。雖上謚之文。闕不可見。據嵯峨曰有遺詔。不奉
謚之文。則桓武平城淳和三帝。曰徽號為謚。可知矣。故
今斷為謚。但平城嵯峨淳和三帝。稱曰宮號。故不書追
謚。如仁明文德清和光孝。則當時所上謚也。故今皆從
其實書之。上世帝諱。不可考定。日本紀神武書神日本
磐余彥天皇。諱彥火火出見尊。仁賢書億計天皇。諱大
脚字島郎。注曰。自餘天皇。不言諱字。而至此獨書者。據
舊本耳。終日本紀書諱者。不過二帝耳。綏靖曰下書某
天皇者。決非諱矣。有連書徽號者。有單書名者。如懿德
書大日本彥邦友天皇。孝靈書大日本彥太瓊天皇之
類。連書徽號也。如成務書稚足彥天皇。應神書譽田別

天皇之類。單書名也。名即諱也。今何不書諱某。名而非
 名。當時之稱也。神皇正統記至仁明。書諱正良曰。先是
 名諱未正。多用乳母等姓為名。至此名諱始正。蓋據文
 德實錄。先朝之制。每皇子生。召乳母姓為之名之文也。
 夫召舍人親王源親房之博洽。獨不能考究之。千載之
 下。豈能知其果為名諱哉。微號既不可折。名諱又不可
 辨。則冠謚之下。不得書諱某。故除神武仁賢外。即位下
 皆書是為某天皇。其義何居。據日本紀也。繼體紀曰。元
 妃日子媛生二子。皆有天下。其一曰勾大兄皇子。是為
 廣國排武金日尊。其二曰檜隈高田皇子。是為武小廣
 國排盾尊。欽明紀曰。堅鹽媛生大兄皇子。是為橘豐日
 尊。勾大兄名也。檜隈高田。稱號也。所謂名而非名。亦可
 引見。如其廣國排武金日尊。皆微號也。神武元年。書即
 位於橿原宮。號曰神日本磐余彥火火出見天皇。推類
 可見。唯如清寧稱白髮皇子。顯宗稱弘計王。推古稱額
 田部皇女。亦皆從其實而書。初稱某皇子。某王。某皇女。
 如天武持統文武元明。據本書書小名某。元正召下。考
 索本書。皆書諱某。考據注於各紀。今不一一援引。

帝大友紀議

夫有英明之人。能立不朽之事。卓識偉論。迥出衆人之上。然非備大公至正之義。則不足召服衆人之心。而破萬世之惑也。本邦上古之事。舍舊事記。古事記。日本紀。無足爲徵者。而日本紀又其尤也。然神功皇后未嘗踐位。列之帝紀。帝大友儲貳承統。黜而不書。編年記事。既不足召考信。崇虛抑實。又不可召爲訓。今所修撰。綜覈名實。抑彼揚此。出於上公之明斷。遂成千古之定論。不亦偉哉。蓋壬申之亂。頗與靖難之師相類。帝大友之舉措。未必下於允炆。而天武之勇略。亦未必過於成祖。特以將相無人。亟殉社稷。禍亦酷矣。舍人親王之作天武紀。譬如當宣宗朝。修兩朝實錄。當事隱諱。固其宜也。然而曲筆過多。前後錯亂。帝大友事迹。尤爲難明。參之懷風藻水鏡二書。然後承嗣之重。繼統之正。粲然可見矣。故今據此二書。書曰立爲皇太子。曰卽天皇位。其正大明白。凜乎不可犯。天武篡奪。於焉畢見。亂臣賊子。可召寒心破膽矣。然其爲皇太子也。就二書而究之。則不能無異同也。懷風藻曰。年二十三。立爲皇太子。據之則實。

天智帝三年也。日本紀天智紀曰：十年正月，拜太政大臣。所謂十年，卽四年也。三年已定儲位，不應明年又有此命。懷風藻曰：爲年甫弱冠，拜太政大臣。旣曰弱冠，應在二十左右。天智元年，大友年二十一。然則元年爲太政大臣乎？此與日本紀大異者也。如以親王所書全爲可疑，則是日蘇我赤兄中臣金爲左右大臣，及置御史大夫三人，亦併不可信乎？水鏡所載，其爲太政大臣，則同於日本紀，而爲皇太子，則異於懷風藻。曰：十年九月，帝疾病，十月立大友皇子爲皇太子。是時天武已遁于

吉野，揆之時勢，其或然也。故其爲太政大臣，不如從日本紀。書於四年正月，其爲皇太子，從水鏡書於十月。庶無扞格之累。而於當時事勢，亦爲允愜矣。然則何謂曲筆？曰：其稱天武，無一定法。曰：太皇弟，曰：東宮大皇弟，曰：皇太子。至天武紀，書曰：天命開別天皇元年，立爲東宮。其果皇太子耶？不宜稱太皇弟。其爲皇太弟耶？亦不宜稱皇太子。蓋大皇弟者，一時權立之名，而皇太子又不得其實。紛紜錯謬，故爲其說。然舊史所載，難遽刪除。今修天智紀，宜書曰：元年立大海人皇子爲東宮。其義何

居據天武紀也。神武以降無書東宮者。此書東宮變例也。蓋作史者據事直書其得失從可見焉。此歐陽子作梁本紀大旨也。若夫改大皇弟為皇太子則代親王而冊授也。於名雖當於義甚乖。既失事實亦無明據。故元年特書立為東宮。前後一曰大海人皇子稱之。蓋書法貴嚴有常有變。即其所變而義自見。此朱紫陽修綱目之微意也。至於天智崩後詔勅所出機務所決則雖曰親王之筆亦不能掩飾。總裁考證備得其要。又非後生晚輩所敢企及也。謹議。

二宮考上

皇朝故事。皇后中宮。通曰二宮。非禮也。源親房卿抄曰。中宮者。即皇后也。本朝並置二宮。太無其謂。而廣仁御宇置此職。自來代代並置。按始置中宮職者桓武帝。而稱中宮者皇太后也。非如後世皇后中宮名異而實同也。續日本紀桓武紀曰。天應元年四月。皇太子桓武受禪。即位。詔曰。親母高埜夫人。稱皇太夫人。五月。始置中宮職。延曆二年。立藤原夫人乙牟為皇后。三年。天皇移幸長岡。中宮皇后並自平城至。八年十二月。勅頃者中宮

不豫。稍經旬日。乙未。皇太后崩。丙申。勅曰。中宮七七御齋。宜令諸國國分二寺誦經。前後皆書中宮。至崩。始書皇太后。蓋召明年追上皇太后尊號也。據之則所謂中宮卽皇太后。而皇太后卽皇太夫人高野氏也。遷都下文。書中宮於皇后上。其義甚明。凡皇太子受禪卽位。尊皇帝曰太上皇帝。尊皇后曰太上皇后。禮也。桓武之置中宮職。專爲廣仁帝。而非爲己。若曰太上天皇之中宮。推尊之道也。清和帝天安二年十一月。詔改先中宮職。爲皇太后官職。事見實錄。可爲確據。於是益知其爲皇太后也。不特皇太后。其太皇太后。亦可曰稱中宮。何曰明之。續日本紀孝謙紀天平勝寶六年。太皇太后崩于中宮。所謂太皇太后者。文武夫人藤原宮子娘。聖武之皇母。而孝謙之皇祖母也。今義解曰。中宮職謂皇后宮。其太皇太后皇太后。亦自中宮也。後世不遵此義。皇后中宮。列位椒房。均被寵遇。並后匹嫡。勢埒地逼。此劉聰天元之所爲。而人主之所宜戒。甚乖祖宗之意也。桓武卽位。尊高野氏爲皇太夫人者。非禮也。凡后妃加太字者。帝崩而皇儲嗣位。尊之之辭也。按唐書順宗王皇后

傳曰。順宗升儲。冊為良娣。及永貞內禪。冊為太上皇后。元和元年。順宗晏駕。尊太上皇后為皇太后。及崩。諡曰莊憲皇太后。禮儀使鄭綱議曰。秦漢以來。天子之后稱皇后。母稱皇太后。祖母稱太皇太后。崩亦如之。加太字者。所引別尊稱也。開元六年。太常議昭成皇太后睿宗母。諡號曰。入廟稱后。義繫於夫。在朝稱太后。義繫於子。今如諡冊入陵。神主入廟。當去太字。宋史高宗吳皇后傳曰。高宗內禪。稱太上皇后。孝宗即位。上尊號曰壽聖太上皇后。上皇高宗崩。改稱皇太后。光宗即位。更號壽聖皇太后。召壽皇孝宗故。不稱太皇太后也。孝宗崩。始正太皇太后之號。由是推之。則天應元年四月。廣仁帝傳位之日。宜尊為皇夫人。而不加太字。至十二月帝崩。宜為皇太夫人。然五月既置中官職。舊史雖無尊為中宮之文。其為中宮。則斷不容疑。既為中宮。不可降為皇太夫人。然則十二月帝崩之後。宜正皇太后之徽號。而不俟九年之追崇。如此則名正言順。於禮為當。蓋當此時。朝廷禮儀。雖有可觀。未為大備。得一遺二。固其宜矣。且唐宋典禮。皆桓武召後事也。可召為後世之考據。而不可

爲當時之準則。至於後世禮文盛行之時。皇后中宮並置不廢者。不知其何解也。親房卿之說。卓有所見。但曰廣仁御寓置此職者。頗似踈漏。天應元年四月已前。固係於廣仁。而禪位已後。則係於桓武。觀者當考究舊史。詳得其實。蓋親房卿之作是書也。在關城戰爭之時。無書可徵。而暗練強記。淹貫古今。譬猶致堂之著管見。一二紕繆。愈見其該博。特怪夫後世並立二宮。沿襲不革。其原起于桓武。而非桓武之過。乃後世之過也。

二宮考下

皇后中宮其實一也。分而爲二。起於皇朝。泛覽前史。北史后妃傳序曰。道武追尊祖妣。皆從帝謚爲皇后。始立中宮。餘妾或稱夫人。隋書后妃傳序曰。周宣嗣位。不率典章。衣櫛翟稱中宮者。凡有五。夫人呂下。略無定數。宋史諸宗孟皇后傳曰。宣仁太后諭宰執孟氏子能執婦禮。宜正位中宮。又曰。中宮之廢。事有所因。情有可察。劉皇后傳曰。時孟后位中宮。后不循列妾禮。高宗邢皇后傳曰。高宗虛中宮以待者十六年。吳皇后傳曰。憲節皇后卽邢皇后崩聞至。秦檜等累表請立中宮。孝宗謝皇后傳

曰成恭皇后夏氏崩。中宮虛位。理宗謝皇后傳曰。謝女端重有福。宜正位中宮。史策浩繁。未能檢閱。略舉淺見所及。總之皇后中宮無所分別。親房卿所謂中宮卽皇后者。簡而盡矣。按扶桑略記曰。寬治五年正月二十二日。前齋宮媞子內親王冊爲中宮。是依天皇養母也。中右記曰。正月二十二日有立后事。無品內親王媞子。又曰。中宮立后之後。始有奉幣。曰立后。曰中宮。遞文而言。亦可。曰證中宮卽皇后之義也。夫內親王媞子者。白河帝之女。而堀河帝之姊也。並中宮賢子所出。寬治五年立爲中宮。七年尊號郁芳門院。而其爲中宮。竊有感焉。曰爲天皇之中宮乎。則皇姊不可爲后。曰爲上皇之中宮乎。則皇女不可爲后。然爲天皇之準母。則上皇之中宮也。名實紊亂。稱謂曖昧。蓋當是時。天皇尚幼。機務專出於上皇。立爲中宮。上皇之志也。考之今鏡。上皇素寵中宮賢子。而會其崩。哀慕之情。鍾於子女。故使內親王養天皇。爲之準母。而篤其愛。旣爲準母。故假之名。而爲中宮。旣爲中宮。故又加徽號曰郁芳門院。親之愛之。尊之榮之。其實不過如此。而不知一假其名。則雖曰非上皇

之中官。其可得乎。此特出於皇情之私。而不可爲朝廷之法。悖禮害義。莫斯爲甚。噫。準母故事。雖有由來。不適其宜。則闕而可也。如不可闕。則後宮妃嬪。寧無其人。何必區區。召同生之姊爲之哉。亂名分而存典章。與省虛文。而慎倫理。孰重孰輕。姑因中官事。併論于此。

神功皇后論

西山公命修史諸臣論神功皇后事實。臣覺謹撫其緒。餘著論曰。統者。所召正皇極。剗僭僞也。統之所在。不係大小彊弱。唯召正爲貴。雖不幸罹厄運。祚衰邦瘁。而發號施令。莫敢不從者。召統統人心也。譬如天日之照臨。雖雲霧陰暄。不覩其光。而運于上者。固自若也。故皇朝謂之天日嗣。歷世相承。無有紫色蠅聲之廁其間者。然而無統之世。間亦有之。顯宗仁賢。推讓之間。飯豐青皇女。臨朝稱制。至明年。顯宗卽位。武烈崩無嗣。大連大伴金村迎繼體于越前而立之。齊明朝。天智爲儲貳。及齊明崩。殯七年。召皇太子。今天下。襄事方卽位。當此數朝。帝位間曠。或期年。或踰月。或數年。而人心悅服。不敢動搖者。一則召讓。一則召賢。一則召孝。名正分定。似無統。

而實有統也。至于仲哀應神繼續之間。神功稱制。攝行萬機。則悠久間曠。殆七十年。古今相沿。恬不知怪。其故何耶。託之神而文其事也。仲哀之崩。固不能無疑。日本紀書曰。身痛而分載其說于下。前後繫引神語。若曰有崇。夫神勸帝使興無名之師。伐無罪之邦。以要重幣。帝不聽而殛之。非貪則暴。何引爲神。其非爲崇。昭昭可見。參之舊事紀古事紀。蹤緒晦僻。愈不能無疑。然無事可徵。無言可析。議者或以弑逆之罪。歸之皇后武內。縱無稽之談。引犯臣子之所不當言。豈其理耶。議者或引中矢爲實錄。身痛爲傷疾。蓋得其要矣。至于皇后之舉措。則又不能無疑。凡人之生也。十月爲期。過期而免。今世猶有矧唐堯漢昭。既有其比。應神在孕十三月。此不足怪。而皇后當產月。祝延其期。則可怪也。應神旣生。何不速使正位宸極。丕承皇統乎。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況母后臨朝。大臣輔佐者乎。立爲皇太子。則益繆矣。使之冊立大行天皇之柩前。則實仲哀之儲貳也。仲哀旣葬矣。陵土旣乾矣。四歲而冊立。是誰儲貳乎。釋輦翟而衣袞龍。皇后雖不欲僭。其可得乎。舍人親王引攝政。

紀元。而不予閏位。其見亦偉矣。當時淳朴。未有文字。攝政之義則有。攝政之名則無矣。皇后僭位。不亦明乎。幸應神保壽。待六十餘年。皇后昇遐之日。始得承統。設使不幸先皇后而崩殂。則赫赫大業。何所屬望。當此之時。似有統而實無統。岌岌乎其殆哉。議者又曰。麿坂忍熊。二皇子稱兵。爲抗嫡母。牝同氣。不免反者之名。臣竊爲二皇子悲焉。其曰吾豈曰兄從弟者。文也。如其心。未可知也。使之發于可發之時。則師出有名。事或有成。惜乎失事機。而陷于不義也。今修史者。書反。書討。書伏誅。則母乃冤乎。書舉兵。書擊。書敗死。則庶乎其可也。嗚呼。皇后母臨寓內。總攬乾綱。旣非顯宗仁賢之遜讓。又非繼體天智之賢孝。而悠久間曠。遷延歲月。藉口胎中。天皇殺伐二皇子。遂使仲哀之統。幾絕而復存。自非我公英邁卓識。涇渭正閏。而綜覈名實。則舍人親王之特筆。亦將堙鬱而不振矣。若皇后之威武桀驁。武內之專權怙寵。則諸臣之議備矣。臣亦區區敢言。統所歸爲重。

大日本史後序 代言

大日本史者。先大父之所勗爲也。先大父嘗有志於修

皇朝之史而患載籍之不備。自簪纓之私儲金石之秘
贖。呂至稗史叢說靡不廣募厚積。呂旁互參審未及見
其成而捐館舍。先人面受提誨。校閱編次。呂成其志。夫
呂歲月之久。增損頗多。易藁凡幾。僅能得成。宜其雄深
閎博。足爲不刊之典。而比事必注其所出。屬辭必據其
成文。有斷而不續者。有鬱而不鬯者。因闕簡破牘之餘。
纂散絕殘脫之言。掇拾如此其難。歲月爲之積累。其要
務在撫實祛華。而跼蹐抵牾。不得馳騁於架篋之外。豈
能堪藏名山而納石室哉。然不如是。則不足呂備後人
之鎔範。故雖襍祥詼諧之事。亦互舉併載。髮櫛絲續。呂
俟良史之筆削。此先大父之遺意。而宗堯自幼所稔聞
者也。其志表若干卷未成。雖非全書。而適蒙 鈞命。訪
問投進。宗堯感激踴躍。銘感無厝。課功程於鉛槧。正紕
繆於魯魚。謹呂大日本史本紀列傳二百四十三卷。并
序目修史例引用書目。總二百五十卷。繕寫呈上。略敘
其顛末。於戲休哉。先大父先人述作之志。堙鬱而不彰
者。一朝獲伸。而宗堯亦與有榮焉。豈非遭逢之幸哉。從
三位行左近衛權中將源宗堯謹敘。

書重修紀傳義例後

丙子

編年記事史也。紀傳分體亦史也。編年實錄之祖。而紀傳諸史之歸也。自舍人親王撰日本書紀。曰降。歷世因循。著爲實錄。曰紀。曰志。曰表。曰傳。綜覈帝王之微猷。臚列臣庶之行事。治亂興廢。禮樂刑政。類聚羣分。勸懲並存。粲然可見者。實我西山公之所創爲。而彰考館之所由建也。夫年代之悠久。機務之浩繁。據實而直書。卽事而義見。自非推義。曰明例。豈能成經世之大典。故夫義例之不可不講也。己巳之夏。臣元常。臣宗淳。與編修諸士。講究商較。作爲義例。歲月寢久。採摭益廣。取舍眩於輕重。裁決膠於去就。解而更張。乃能可鼓。今茲丙子之夏。臣宗淳。臣顧言。臣覺重。與編修諸士。反覆論難。旁搜史漢。曰下諸史。可爲彛準者。參互考覈。折衷融釋。遺者補之。賸者刊之。窒者通之。晦者明之。釐正。曰爲重修義例。於是執簡操觚之士。臨文當事。確有所據。紀志表傳。各守其疆。不踰越。不累重。儉於彼而贍於此。約於言而博於事。區別品彙。體備法立。然後史之告成。可指掌而期也。然而編修之業。其難者三。實錄大率當時所撰。掩

匿過甚。天武篡奪也。子爲父隱。桓武淫縱也。臣爲君諱。雖各存微意。未可深訾。而真備佞臣也。不發其姦。基經權臣也。不著其專。呂至早良恒貞之廢徙。長屋奈良麻呂之誣枉。蹤緒晦僻。難知端倪。苟非闡幽探曠。研究其實。則邪正曲直。不可復辨。其難一也。實錄旣然。況無實錄之可徵者乎。宇多醍醐。呂後雖粗有編年之書。而非舊史之體。彤管之文。華實難副。緇徒之筆。抑揚多爽。稗官小說。夸誕浮靡。毀譽牽於愛憎。是非汨於見聞。唯冠族之家。乘日曆。覈實該贍。可呂考信。而年月不備。殘缺相踵。則不得不取諸稗官小說之類。苟非深究精擇。則難輒爲用。其難二也。律令格式之設。詔敕命令之施。禮樂祭祀之典。官職階勲之制。彛倫所敘。罔敢或踰。然處千載之下。揆百王之法。在畿甸之外。議殿陛之事。苟非講習掌故。窺其梗槩。則有識反脣。決可知矣。其難三也。知此三難。盡其精力。猶恐不及。豈可忽哉。然其要有二。寧繁勿失於簡。寧質勿過於文。廣蒐旁羅。呂待良史之筆削。此西山公之盛德。而不世出之英識也。若夫保元平治之亂。骨肉相殘。紀綱日壞。蘖於清盛之罔上。而成

於賴朝之乘勢。至於威權下移。陪臣執命。則王道不振。抑亦甚矣。州郡兵馬之務。將士黜陟之政。專在鎌倉。而御教書與詔敕並行。則其爲體。名雖列傳。實如本紀。宜本之世家載記。召著其漸。參之藩鎮列傳。召通其變。是皆義例之所不能盡。而不能出於義例之外者也。下逮元弘建武。則名臣義士。相繼輩出。藤房之諫諍。正成之忠勇。皆所謂磊磊軒天地者。而世道隆替之樞紐。邦家廢興之機關也。作者宜三復而致意。通難知之意。召發難顯之情。可不勗哉。或曰。義例猶號令也。發號施令。在於事先。今紀傳將成。而義例是講。不亦晚乎。曰。不然。號令固可前定。方略不可前定。隨其形勢。召設方略。隨其所設。召申號令。孰爲先孰爲後。要在能成其功而已矣。謹將重修義例一卷。繕寫論述。召取進止。

將軍傳義例

賴朝開霸府。兵馬之權。移于關東。天下大勢。至此一變。故鎌倉將軍傳。別成一家。上準擬世家載記。下依倣藩鎮列傳。賞罰黜陟。號令法制。逐年係月而書。姑舉其目。則天變地妖。載于帝紀。故不書。專係帥府者。書。將軍除

拜。自敘爵五位。進至顯要。皆書。問注所執事。評定衆。六
 波羅進退。皆書。曰某爲某國守護。及有故而罷。書。元老
 重臣之死。書。如將軍詣鶴岡。將士獻堦飯。及觀流鏑馬。
 恒例不書。有故則書。游觀登覽騎射田獵不書。其大者
 書。其餘取舍。可曰類推。如賴家之蹴鞠。實朝之倭歌。觸
 類而書。曰著其實。賴經賴嗣雖逼于北條氏。徒擁虛器。
 而命令所出。藉曰行之。據事直書。時勢自見。下至宗尊
 惟康久明守邦四親王。皆一例也。

答寒川辰清問

膳所人海野寒川子舉鶯峰文集自問中數條來問故答之

天孫降治下國。不降中州。而降於西隅。其理謂何。
 鴻荒之世。置而不論。

中華之書。或曰本朝爲泰伯之後。然神武馭寓。當周
 惠王。則上拒泰伯。可爲三四百年。而本朝之開闢。自
 神武以前。天神地神七五之運。過億萬載。何待泰伯
 之來哉。如何。

異域之人。非我氣類。任其亂道。本邦之人。倡爲此說者。
 宜與叛臣同科。鶯峰之論。不亦善乎。往時東山僧圓月

撰日本記。爲泰伯之後。終觸後醍醐之震怒。而罹祖龍之烈火。壽張爲幻。王法之所必誅也。近年難波書生五井純禎著論。以爲宇宙萬國。各有其主。泰伯入爲之主。是奪也。聖人豈爲之乎。亦頗剴切痛快。

神武東征之前。長髓彥保中州。神武代取之。長髓彥未可稱叛臣。唯各治其所領而已。然則神武之舉爲義戰乎。爲奪地之軍乎。

以神武之舉。爲奪地之軍。則赫赫皇統。何所係屬。鑿地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皞皞如王者之民。歷千萬世如斯而已矣。

婦而居尊位。聖賢之所誠也。神功之所爲者。權道時宜乎。抑亦呂氏武氏之彷彿乎。

呂氏已過。武氏未生。況是時纔通于魏。書籍未嘗攜來。皇后豈得知呂氏之事而效之哉。其勢適然也。舍人親王修日本書紀。書皇后稱制。曰攝政元年。此特筆也。後人讀史。不繹其義。徒見其迹。爲卽真。以列皇統世次過矣。皇后馭四海。蒞萬機。其所行者天子之事。而親王不予閏位。其旨深矣。

眉輪王弒安_康。犯上之罪。不可_道也。然父之讎。不戴天。況其安_康所爲太暴。則指面爲獨夫乎。然則眉輪王亦可宥恕乎。

弒逆之罪。天地所不容。雄略之誅眉輪王。當矣。然安_康信讒夫之言。殺大草香皇子。虐取其妻爲后。而不意七歲小兒能報讎也。帝亦有以自取。不可獨罪王也。鶯峰之論確矣。

守屋排佛之嚴。千載之下。讀之快然。然其敗亡。由奉穴穗之爭。豐聰馬子舉師。義不義之間。以爲何乎。

馬子佞佛。守屋排佛。其勢猶薰蕕冰炭之相反。當此時。佛法日熾。如火之燎原。救之。不以其術。而欲蹂躪以滅之。適足燔燒其身耳。庸可濟乎。守屋之遭誅。雖由欲立穴穗部皇子。而其實在與馬子相軋。太子銳意征戰者。非爲國家。而惡異己者。專欲興隆佛法也。何暇問其義不義哉。鶯峰特設此問。以試學子耳。近世嗟峨僧覺印著皇和真俗通。力詆太子。議論精覈。可謂俠僧矣。天智者。中興英主也。援百濟之一舉。其度量可謂大也。然遠征無功。果其不免贖武之嘲乎。

神功皇后征新羅。定貢調賦。以八十艘爲率。以高麗爲內官家。百濟爲西藩。皆我藩臣也。其最馴良嚮化者。無過百濟。而新羅王金春秋狡猾無信。借唐兵以滅百濟。天智以兵護送王子豐立之爲王。以成齊明之志。而豐濫殺功臣。鬼室福信闔境大亂。新羅伺其隙。導唐兵而寇剽。帝又遣援兵。悉心綏撫。而交戰失期。州柔陷而百濟遂亡者。將帥之過也。帝善繼祖宗之志。存興滅之義。烏可以黷武嘗之哉。三善清行意見封事。上配神武稱中宗。知言哉。

忠仁公之輔主。昭宣公之廢立。可謂社稷之臣。譬之伊霍。不可過乎。然世權之久。王道之陵夷。非於此。則不免營私家之罪哉。

文德帝期。忠仁公以蕭何。昭宣公廢昏立明。能斷大事。社稷之臣。誠如鶩峰之論。然戚畹盛則宗室衰。權臣重則朝廷輕。此必然之勢也。至其後昆。國家隆替。生民休戚。漠然無所顧。而唯冀女爲后妃。身爲外祖。圖富貴以張威福耳。晉王彰曰。自古一姓二后。未有不敗。藤原氏則反之。一姓不知出幾后。而世操外戚之權。殆與契丹

蕭氏相類。豈時運之使然邪。

賴朝義時之無君。其罪不可掩焉。然皇綱解紐。既久矣。無二雄威權。則黎民無所措手足。而歷運亦不傳於今乎。其功罪孰爲輕重。不可無權衡乎。

賴朝義時無君之罪。固不可掩。而後白河法皇不錄賴朝之功。逼於行家義經。遽降追討勅。賴朝藉爲口實。朝廷失控馭之術。而大權盡歸於關東矣。義時悖逆之甚。開闢以來。所未嘗有。然後鳥羽上皇寵任嬖幸。信用讒諂。殆使生靈墮於塗炭。義時不忍視民不堪命。故敢三道進兵。震驚官闕。遂有辭於天下矣。源親房卿以爲承久之事。其曲在上。斯可謂公論。而二雄之功罪。不待權衡而判矣。

石田軍記辨

山混齋跋石田記。辨其紕繆當矣。無稽之言。傳會之說。固不足論。然其間有大害時事者。姑舉其一二。慶長五年秋。細川忠興與幽齋謀。招妹夫一色式部於田邊城。手刃之。此妄也。五年六月。大旆赴東關。忠興從而軍于小山。未嘗在田邊城。若云六月。日前有此事。則是時石

豈不恐

田三成退居佐和山城。姦謀未發。式部何據得知之乎。縱知之。忠興豈得妄殺之。縱殺之。增田長盛。長束正家之徒。在大坂。而握生殺之權。豈能召專殺之罪。罪之乎。夫忠興之深謀遠慮。建大議濟大事。皆在善伐其謀。彼未形而我形之。忠興不爲也。此必無之事。而諸書所不載也。伏見城陷。內藤家長死生不明白。故東照公震怒。此又妄也。家長守西丸。率其子小一郎力戰而死。忠勇壯烈。不在鳥居元忠。松平家忠。松平近正之下。其子若孫。雖召汗馬之功。興隆門戶。而其實酬家長之忠也。據當時記載。家長殘兵斂父子屍。不待按驗。而火葬于園城寺。故蒙一時之疑。此乃部下之過。而謂家長不決烈乎。至可兒才藏事。則益妄矣。曰福島正則怒才藏違軍令。斬敵兵湯原源五郎而黜之。才藏屏居營中。伺諸軍出。潛出營與敵兵鬪。自九月朔至十四日。每日獲甲騎首。然其功無由達。故棄首而歸。及十五日。公軍於關原。布陣未戰。先檢諸將所獲首級。正則出湯原首。召才藏詰之。對曰。臣蒙譴責。不得列軍伍。竊從諸軍之後。有所斬獲。唯恐人知。故每獲首。納竹葉于耳鼻。棄之還

管。想壯士輩拾得之耳。正則檢之。果得二竅有竹葉者。十八級。公大感賞曰。自今當稱篠才藏。時人羨之。按八月二十三日。正則與池田輝政拔岐阜城。黑田長政。藤堂高虎等諸將。戰于鄉戶。是夜正則與諸將屯赤坂。至九月十四日。召俟大旆之至。正則未嘗出軍。才藏何由得許多甲騎首乎。且如才藏之言。所謂拾棄首者也。奪首爲恥。況拾之乎。夫堂堂正則之陣。孰敢貪之。召爲已功乎。是欲稱才藏之功。而損正則之士風也。才藏固壯士。末森之戰。旣召勇著。正則聞其名。引爲重臣。及攻岐阜城。與福島丹波長尾隼人俱有戰功。蓋納竹葉于耳鼻。異日之談。載在口碑。而記者傳會。召爲此時。真好事之過也。或云。才藏召竹爲幟。故有此稱。此說近之矣。凡傳記小說。駭人耳目者。多不足信。溫公修通鑑。不取五代史闕文。其如昭宗使梁祖結鞋絲。武后召三矢付莊宗。皆奇特可喜之事。而溫公力辨之。夫王元之名臣也。五代去宋至近。而猶有譏議。況如此書。固無可採。宜其剖棗不行于世也。然間亦有藏之者。余恐爲所惑。故原混齋之意而廣之。

烈祖成績序

春秋之義。尊王爲大。國朝自神武天皇定鼎。檀原宮。列聖相承。代天工而理萬幾。律令格式之設。刑賞黜陟之典。臚列無遺。庶績咸熙。天敘天秩。粲然不亂。迨乎中葉。皇綱紐解。威權下移。遂使陪臣執國命。視君如弁髦。足利氏雖開霸府於京師。而逼於權臣。仰其哺乳。身且不_レ能庇焉。能得尊王。不唯不能尊。又從而侵軼之。鐘簋不設。鹵簿久廢。公卿星散。妃嬪萍轉。幾乎黍離麥秀之歎。而亂臣賊子。接踵相望。應仁以來。板蕩極矣。右大臣織

田公關白豐臣公。雖粗知尊王。而非出於誠心。反營其私。皆無足觀也。神祖英武間出。謀略如神。戡定四方之亂。拯億兆於焚溺。真勇彰於大高之城守。大義伸於長湫之野戰。馬上講書。興隆儒學。及天下大定。首使諸侯服王事。營繕禁闕。修築宮垣。奉膏腴以豐祭祀。起廢典以復舊規。優廩祿於公卿。頒湯沐于妃嬪。四海無燧燧之警。而黎元奠枕泰山之安。又與關白藤原公議定法制。綱舉目張。朝廷肅穆。遂爲永世不易之重典。尊王之舉。不亦大乎。先君成公命臣覺編次神祖事跡。顧

惟神祖度量之閎。信義之篤。仁以立基。智以馭衆。延攬英雄。能成一統之業。臣之庸虛謏劣。豈能得應其選哉。然君命至重。不得辭避。退而蒐索近世諸書。譯以綴之。而載籍不備。率多闕略。野錄叢說。真偽相半。折衷異同。摭撫遺落。一從本書所有。而不敢一毫緣飾。故其文質而俚。朴而陋。務使核實以備史臣之采擇耳。至於君臣父子。彝倫攸敘。將帥偏裨。安危所繫。則間附己意。以提撕之。亦欲觀者注意也。嚮者試撰一卷。以取進止。公覽之曰。可。賜名曰烈祖成績。太甲曰。視乃烈祖。無時豫怠。君牙曰。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其義蓋取諸此也。亡何公薨。悲哽嗚咽。幾至廢卷。而欲獻之嗣君。以遂公之志。臣殘喘無幾。唯恐旦暮入地。故兼程課功。夜以繼晷。凡五閱寒暑。而成釐正爲十五卷。繕寫進呈。僭越之罪。旣無所逭。而踈繆之責。深畏貽譏。矧夫神祖基業之大。雖不可覩縷。而文教武德。發號施令。一以仁爲本。故惠澤被于八荒。福祚流于萬世。臣之瑣微。豈敢管窺蠡測。而闡揚盛業哉。唯繹尊王之義。以弁卷首耳。尊王所以開太平之基。而義公

肅公之訓誨蒙士也。臣亦竊與聞焉。

保建大記跋

宋理宗臨軒策士。得文丞相。考官王應麟奏曰。是卷古
誼如龜鑑。忠肝如鐵石。臣敢爲得人賀。潛鋒栗君之修
保建大記。而上故彈正尹八條親王也。古誼忠肝。世宜
有知之者。雖遭遇之殊塗。小大之不侔。而士君子憂世
濟時之志。無以異也。旣而君來仕水藩。西山公暨龍作
公。知其能而優待之。時觀瀾宅君同在史局。相得驩甚。
屢將此書。折衷討論。宅君服其精確。而神器之議。終不
能協。亦猶劉道原之論正統。不與溫公合。而溫公能藉
道原以成通鑑。可見君子和而不同也。余亦與君同監
編修者。涉歷旣久。相知最厚。每夜集酒酣。使余講左氏
傳。右尹子革夕。楚子章促席側耳以爲快。時或出此書。
亦相與商量。余一言貶之曰。此經生之常譚耳。烏足貴
哉。君亦不以爲迂。抵掌談笑。今思其事如數日前。而君
謝世殆將十年矣。孰謂壯者去而老者留。才者沒而不
才者存乎。悲酸梗塞。不能自堪。則又以酒澆之曰。脩短
天之所賦。而慶弔人所時有。余方欲爲得人賀。而君溘

先朝露。今讀是編。不得不於紙上弔之。而不欲作兒女子語弔也。阮嗣宗登廣武。觀楚漢戰處。歎曰。時無英雄。使賢子成名。嗚呼。嗣宗之所以痛貶漢高。乃其所以深予之也。余於是編亦云。宅君弁其首而推獎之。世果有知之者。可以託不朽矣。

守山日記序

史體有三。曰編年。曰紀傳。曰實錄。編年肇於左氏。紀傳昉於司馬子長。實錄起於蕭梁。至唐而盛。舍人親王以博洽之才。著日本書紀。實為皇朝史籍之祖。而其體則編年也。至文德帝。始有實錄之名。而三代實錄沿襲之。蓋古者八省郡國。各有史生。以記其事。人無微而不錄。事無小而不書。朝廷命該博臣僚。刪繁芟蕪。撰述以為實錄。其體與日曆起居注。無大相過。雖以編年統事實。亦不能免繁且蕪。櫛比縷析。以成篇帙。日記起於司馬君實。宣諭奏對。除拜貶謫。以及見聞雜事。皆備書之。皇朝簪纓之家。家乘日錄。即其體也。義公撮其樞要。鑿定鏟削。而成大日本史。史體雖曰有三。而貫穿君臣行事之終始。周悉古今興廢之本末。其實無過於紀傳。此義

公之卓識。而自我作古者也。伏以恭公以威公之別子。分茅土於龜蒙。奕世蕃衍。疆圉寧謐。守山世子天資穎敏。溫良醇謹。廼以問安視膳之餘。專攻虎闈齒胷之業。握靈蛇之珠。立趙璧之幟。投壺絃歌。饒有河間東平之風。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堂構之美。不亦盛乎。弱冠欽仰義公之模範。深有志於纂述。蒐輯藩邸所藏日錄。品彙臚列。以提綱要。釐正爲若干卷。名曰守山日記。事備于世子自敘。而又命覺敘之。竊惟神祖在戎馬之間。務闡儒教。購求遺書。唯恐不及。洙泗之道。聞于遐邇。濂洛之書。行於都鄙。於是乎敬公義公相繼。敦尚儒術。遺風餘烈。延及維城之宗藩。昇平日久。文運丕隆。搦管操觚之徒。世不乏人。高者凌軋雲霄。古者陳設鼎彝。竒者珠宮貝闕。巧者雕脂鏤冰。率皆憑虛駕空之言。而不濟乎世用。其必布帛菽粟。而方可謂之有用之文也。凡日記之爲書。勸懲予奪之典。旅酬燕毛之儀。可以援往而證來者。舍之何所取。信哉世子之所以用心於纂述者。其志固有在矣。由日記而實錄。由實錄而編年。由編年而紀傳。著爲一代之史。而傳之於悠久無疆。可謂大雅卓

爾不羣矣。

書增補追加家忠日記後

中島之敗。爲巢之捷。伏見之居守。好景伊忠家忠三世相繼死事。忠勇壯烈。如出一轍。而家忠之子忠一亦慕父祖之風。奮死于難波之役。何深溝之多忠義耶。鷲峰先生本光寺碑。曰康保裔三世殉難擬之。其知言哉。岩津之子孫。皆鷹揚龍驤。而此特其翹楚者。宜其胙之茅土。而世居方面之任也。初伊忠之赴鷲巢。家忠固請從之。而伊忠不可。醜酒而別。教曰他日能報邦家。義氣凜

然。如見其面。壯烈不減克用之三垂岡。而忠勇亞於正成之櫻井宿。不意西平有子之美。復見於當時矣。余特欽家忠當疆場騷繹之日。而能留意注記。霸府基業。班班可見。方其在小田原營。能曰靜制動。有古良將之風。及伏見城陷。左右指麾。挺身大呼。而出戰。西兵爲之披靡。義烈垂于不朽。果能不忝所生。而有光于前烈矣。忠冬之增補。雖頗有汎濫之譏。而續成祖先之懿範。其志可尚焉。友人佐鄉成精于譜牒。能諳近世之事迹。而得是書。謄寫之。竣其功。僅二旬。余喜其勤而就閱之。重有

感於家忠之世秉忠貞也。於是乎書。

源義家

武衡家衡之亂。義家血戰數合。敗而復振。卒能摧堅挫銳。誅夷二虜。而奧地廓清。義家之功大矣。故其上解稱武衡家衡之謀反。罪既浮於貞任宗任。請速下官符。獻首闕下。廷議曰。爲此私鬪也。不可下官符。既下官符。則將士不可無賞。事遂寢。義家徒棄首於道路。而還京師。後三年軍記所云如此。驗之當時載籍。亦無官符之文。是時朝廷能存大體。非如後白河法皇。逼於賴朝義經。

互下追討宣旨。朝君臣而暮讐敵也。然以二虜之亂。爲私鬪。竊謂不可也。陸奧出羽之士馬甲兵。糗糧儲峙。皆公家物。而二虜徵發之。運輸之。疆場騷然。民不聊生。義家擊而平之。可謂牧宰之寄。不忝其職者矣。蓋二虜之構兵。起於吉彥秀武憾真衡。而非有逆上之名。故當時視爲私鬪。而其恣動干戈。攻剽國司。是亦反也。何得謂私。必若賴時貞任之塞衣川關。據烏海柵。掠賦稅。奪庸調。而後得謂之反乎。當事者當議師之曲直。不宜計較賞之有無。義家之舉非歟。則當黜之罰之。是歟。則當優

之勞之。而以議者之言。不下官符。是朝廷吝賞也。何曰能服將士之心哉。姚令言舉兵犯關。李懷光與賊連勢。德宗播遷。而亂離相尋者。皆以吝賞也。設使義家部曲有怨望者。則朝廷將何以應之。吾未見其可也。雖然爲義家謀。則其請官符。當在繕兵赴敵之時。三年之間。歲月不爲不久。而必待平定之日。然後奏其形勢。亦已晚矣。故議者得呂弄文而沒其功。惜哉。

平政子

政子閨閣之人。而握戎馬之衡。非有權略智數大過人者。則不能也。不稟父命。奔于賴朝。本旣不正。焉能保其有終。然政子一流人。不可言此責之。當是時。賴朝伊豆一羈囚耳。非平兼隆憑藉清盛聲勢之比。而寧負此適彼。不可謂無婁昭君識神武之風也。然其處心積慮。專爲此條氏。知有己。而不知有子。可謂悍而狡矣。富士野之獵。賴朝遣使矜賴家之射藝。政子一言折之。是豈脂粉口氣哉。其胸中眼中。勘破賴朝。亦已審矣。賴家昏庸。不能負荷基業。政子命去職。分天下地頭。總守護於一幡與實朝。實朝關東二十八國。叔姪不兩立。外家爭權。

雖中人召下。知其亂階。以政子之明敏。豈不策之。其意
召爲比企能員。一幡之外祖也。彼恚其滅割。愆憑賴家。
從而斃之。我有辭焉。能員旣斃。則一幡不能獨立於緇
緇之中。外戚之權。歸于時政。而我得志焉。蓋能員之戮。
不待隔障之語。而一幡亦不免於死矣。至於義時弑賴
家。公曉弑實朝。則愈不能無疑。公曉明召復父讐爲言。
則賴家之弑。實朝使之也。兄弟推刃。君臣相戕。政子恬
然爲不知。而不究治其事。及鎌倉無主。請賴經爲帥。擁
虛器。主號令。其迹不可掩矣。究其心術。必能殺子殺孫。
絕賴朝之胤。威權一歸于己。而後爲快。不意武氏之亂。
再見於當時也。余嘗竊謂孝謙皇帝有武氏之穢行。而
無其才。政子有武氏之才。而無其位。武氏扼子拉孫。則
紀扼殺其女。殺太子。賢又鞭殺賢二子。務欲蕃昌其族。而三思延秀。無復
深謀遠慮。唯驕奢是務。相踵夷滅。而義時泰時。勤儉濟
事。猛將豪宗。俛首而聽命。子孫相繼。秉兵權者九世。雖
由義時父子之才略。亦政子善馭英雄之所致。可謂女
丈夫也。雖然使遇武氏。則僅能執巾櫛。侍盥匱。縱使用
事。不過上官昭容。賀婁尚宮之徒。余特提其鬚鬢形似。

耳。

入田親真

入田丹後守親真。左京大夫。大友義鑑重臣也。常患世子義鎮之彊暴。屢規諫之。又憤津久見美作守尾張守田口藏人齋藤右衛門小佐井大和守等邪佞用事。請義鑑欲除之。義鑑聽其言。天文十九年二月九日。竊命近臣誅齋藤小佐井。義鑑親檢其首畢入內。夫人曰。津久見田口尚全首領乎。侍女有其親戚者。密泄此語。於是津久見美作守尾張守孫太郎田口藏人相與謀曰。

等死耳。與其徒爲俎上之肉。不如行大事。乃潛使侍女爲內應。夜匿寢室中。偵其寢。揮刃齊發。弑夫人并幼子。義鑑重傷。番直士宗像民部田比將監等聞變入闔。遂殺四人者。及曉。義鑑病創而卒。及義鎮嗣立。召親真每爲訐揚己非。將殺之。有人告之。因勸去。親真謝曰。凡爲人臣者。忠諫逆耳而死。固其所也。偷一朝之生。污萬世之名。我不爲也。乃自潰腹而死。時人莫不歎其忠烈焉。大友興廢記。筑紫軍記。所錄述如此。又九州治亂記曰。親真佞而有寵。善逢迎義鑑。盡于繼室。愛其所生。到明

子。按義鑑法名到明寺松山紹康其子曰而恒有易世

到明子他無所見未詳今一從本書

子之志。繼室日夜泣請欲召親真為援請召到明子託

之。義鑑謂親真曰。我欲廢義鎮而立到明子為嗣。汝意

何如。對曰。御曹司聰悟絕倫。人召為親世公。再生立之

誠大慶。義鑑大悅。使義鎮召治病如別府溫泉。召執政

齋藤播磨守小佐井大和守津久見美作守田口藏人

諭召其意。四人同辭對曰。世子無罪。何故見廢。臣等未

見其可。不敢奉命。義鑑不喜而罷。及晚。召齋藤小佐井

誅於城門。津久見田口稱疾不至。入自後門。給到明子

近習曰。久不謁御曹司。願一見。即抽刀突入。戕到明子

并殺其母。遂弑義鑑。事起倉卒。內外騷亂。左右擊殺津

久見田口。告急別府。義鎮馳還。親真懼禍及。據采邑反。

戶次鑑連齋藤鎮實急攻之。親真棄城走。阿蘇大官司

藤原惟豐妻父也。故往肥後依之。惟豐誚責親真曰。汝

離間骨肉。悖逆無道。無所逃罪。背城決戰。力屈而死。不

失壯士之名。猶之可也。今狼狽來奔。螻蛄鼠伏。天神地

祇。寧汝容乎。遂斬其首。送于豐後。義鎮梟之。州人莫不

稱快。澹泊齋曰。忠謂之忠。佞謂之佞。天下公論也。焉有

一人之身。而薰蕕冰炭如此相反者乎。蓋由毀譽牽於愛憎。傳聞出於泛濫。遂致紛紜厯錯。而善不得褒。惡無所貶。叢說稗史之不足憑據。類如此。而治亂記率多鑿空杜撰之說。尤不足信。至義鑑被弑。夫人罹慘。則大友譜牒所載。雖不言其故。而興廢記軍記之說不誣也。機事不密。謀及婦人。宜其及也。

書武市常三

太閤記載常三事。余每愛之。欲表而出之。然寥寥數語不足作傳。唐孫樵論著何易于政績。而題曰書何易于。今倣之。

天正中。美濃士人有武市常三者。兄曰善兵衛。没于戰場。有孤纔三歲。常三視之如子。鞠育甚至。及長。常三命之。襲稱父名。修繕其家。悉曰俸祿資財授之。惟取一鐵槍一酒鎗而去。不知其所終。噫。常三之行高矣。特惜其爲二物所累。不得謂之毫無所取。然而取之。益見其高。何也。二物不足利身明矣。鐵槍不忘武也。酒鎗寓其志也。夫世之貪鄙殘酷。欺孤兒弱姪。奪其有而不還者。聞常三之風。亦可曰少愧焉。蓋當疆場多事之日。其擊刺

之功。無所概見。然吾知其臨陳不撓。為一剛士矣。撫養孤姪。出於天性。經營家業。澹無所利。不剛而能如是乎。昔齊竟陵王。召徐景山。酒鎗遺處。士何黜。傳召為美談。常三酒鎗。其與鐵槍同朽久矣。儻或留在人間。則吾必重購之。召想見其人焉。

海上隱者

慶長十六年十月。神祖放鷹河越。謂新莊越前守直賴曰。聞下總海上邑有一隱者。淳朴不貪。挂一瓢於簷下。受鄉人之饋。以充旦夕之殮。彼為三好氏之族。往年

卿父戰死于攝州江口。想彼能知其事。宜物色之。直賴奉命往海上覓之。得一草庵。有踰七之叟。曰總歸居士。日誦法華經。直賴入庵長揖。叟延之坐談。及江口之戰。新莊氏授首之事。直賴潛然出涕曰。所謂新莊直昌者。余父也。居士聞之。驚惋。直賴問其名。不荅。直賴曰。余聞江口之戰。有秉金麾指揮士卒者。是誰歟。叟曰。即吾也。終不言其姓氏。直賴還河越。具言其狀。神祖異之。新莊系圖。

外史氏曰。古之幽人高士。嘉遁以正志者。皆有故焉。

或恥事二君。而不食其祿。或盡忠於君。而反以爲不忠。不得已然後埋光鏟采。巖棲谷飲。以終其身。所謂遁世無悶者也。若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則亦不足貴焉耳。國朝皇統萬世。絕無革命之事。烏有恥事二君者哉。暨乎戰爭之世。州郡瓜裂。勝國之士。賈其勇以銜其功。滔滔皆是。亦烏有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者哉。若海上隱者。則異於此。京畿敵國也。宜無容身之地。關東僻遠。牧伯守令。欲得一士舉一夫。以補隊伍之缺也。以居士之材武。售之於關東諸將。則釜鍾之祿。立可得焉。而居士不屑爲之。去而處東海之濱。日課佛經。餬口編疋。而終不言其姓名。擬之古之幽人高士。亦無所愧也。考究事實。江口之戰。在天文十八年。其春三好筑前守長慶起兵攝州。新莊駿河守直昌屬細川右京大夫晴元。數有戰功。夏大戰于江口。晴元敗衄。直昌奮擊而死。宗黨死者十二人。蓋居士潰圍脫去。魏文鴛之流也。近世讀耕林子著遁史。釋元政作隱逸傳。皆採摭所不及。余因修烈祖成績。偶得其事。既歎居士之棲遲考槃。又欽神祖之明燭幽

微亦欲勵世磨鈍也。

神祖興隆儒學

外史氏曰。宋儒之書傳於皇朝。實在喪亂之時。而世無知之者。獨僧玄慧得而讀之。事在一條禪閣尺素往來。當時未聞有禁。爾來二百五十餘年。寥寥寡聞。及惺窩先生出。始講濂洛之學。孔孟之道。遂明於吾邦。羅山先生以博洽之才。親炙惺窩。叩其蘊奧。宋儒之學始行於世。而清原秀賢引典故以沮之。設使朝廷有此制禁。此弊法也。有識當位必能革之。秀賢之說其猶王淮林栗斥朱子爲僞學乎。孝宗惑之。貶竄朱子。不得一日安其身於朝廷。夫王林之徒。旣讒朱子。使其身不容於宋。而今秀賢又使其道不容於皇朝。何其不幸歟。神祖毅然排之。至今濂洛關閩之書行於天下者。神祖一言之力也。近世聰明英敏之士。相踵輩出。或驚江曲之頓悟。或眩新建之良知。或出己意見。託爲古學。弄文術才。詆訾程朱。是皆秀賢之徒。而神祖之所惡也。其能弄文術才。詆訾程朱者。二先生教導之餘澤。而不知反其本。譬如嬰兒能食。而反罵哺之者。及其壯大。放飯流歡。

而大言曰。吾在襁褓中。業已善飯。此豈理也哉。

記直江兼續事

此文白石紳書所載。偶以附于此。

直江山城守兼續父曰樋口與三右衛門某。事上杉景勝。母掌薪炊。兼續美而皙。景勝悅而寵之。老臣直江大和守死而無子。景勝繼其家。長而有材氣。遂為景勝之重臣。其報兌長老書。傳播于世。觸撥東照宮之震怒。兵端萌于此矣。然嘗怪其書辭氣雖悖慢。而飽滿抗壯。無窒塞之景。似曉文字者。適見四家合攷。稱其有文字。載詩二句曰。春雁似吾吾似雁。洛陽城裏背花歸。一巒

知味。頗能詩者。考本館所纂詩集。得詩二首。其一賦織女。惜別曰。二星何恨隔年逢。今夜連牀散鬱膏。私語未終先灑淚。合觀枕下五更鐘。句語洗刷。殆非麤人口氣。及閱羅山先生五臣注文選跋。始知兼續之所梓行。於是方信其注意文字。合攷之語不妄也。兼續頗有將略。惜其肆意反噬。寇鈔山形。陷烟屋。攻長谷堂。與最上義光相持。關原之敗。旋師于會津。皆有法度。時人稱之。唯上山之戰。不用上泉主水之言。使之憤激致死。不厭人望耳。總之兼續罪魁也。當與逆黨同誅夷。而東照宮

包荒之量。赦而不問。及難波搆兵。志貴野戰。出奇制勝。雖功不贖罪。而竭力戎事。干戈旣戢。能以文籍自娛。當時武夫健將。亦所罕有。偶因論詩及之。

瓢箪

太宰大貳大內義隆雄據周防長門。承父祖之餘烈。蠶食日久。驕汰不恤軍政。珍器重貨。山積雲屯。其最所寶愛曰瓢箪者。乃貯抹茶。矮小磁器也。旣而其臣陶晴賢殺之大寧寺。通使豐後立大友宗麟弟八郎爲主帥。嗣多多良氏。所謂大內義長是也。右馬頭毛利元就聲晴賢之罪。攻殺之。義長勢蹙。乞援于豐後。宗麟方與隣境相攻擊。不能出兵。義長走長福寺。元就圍之。遣使宗麟曰。八郎命在旦夕。友于之情。想當不忍聞其死。可遣人來取。我卽紆圍退兵。宗麟辭曰。我素惡義長不弟。殺之誠快。聞彼家有茶器名瓢箪者。願得之。元就殺義長而畀瓢箪。宗麟得之甚悅。天正中。宗麟與島津義久戰屢敗。疆場脛削。太閤秀吉公將兵征義久。鎮西諸將望風欵附。宗麟獻瓢箪以媚之。遂爲太閤之物。澹泊齋曰。瓢箪一小壺也。係宗社之盛衰。元就視等瓦礫。宗麟重於

骨肉一興一衰。亦可以觀。方是時。元就志在併吞山陽。不暇與宗麟爭衡。故遣使告之。我欲活之。彼欲殺之。則曲在彼。而我不與焉。彼欲興我。無以爲辭。可謂深于兵者也。宗麟殺弟而奪其器。不讎元就。而反德之。無事則誇人以天下重器。危急則輸之。以爲納款之資。取郃之鼎。不足爲比。不義孰甚焉。

道觀 藤柳軒需

大津追分有一數竒者曰道觀。極貧窶。家貯一鍋三足。有喙呼曰。手取鍋。每燒松毬爲薪。湘泉作茶湯。或者增水飯充晨夕。自詠狂歌一首以述其趣。太閤秀吉公聞而竒之。將給月俸。道觀固辭曰。貧賤嗜茶湯。外無所求。而不累于物。一仰廩食。則身有餘饒。而心不閑曠。與其富而屈志。不如貧而待死也。太閤不奪其志。乃黜大津驛馬往來京師者。使征其什一以資生活。道觀又欲辭之。人或勸而受之。於是出杓於窗外。每馬一匹。收錢一文。盈杓則納之。錢未盡。杓不出。及盡出之。率以爲常。一日庵曰。道觀吾不知其何如人。至今人無稱者。推其辭俸之心。雖三公之尊。千乘之富。必當不換其志。高尚之

志。古今無出其右。真所謂數竒者歟。非乎。世之以茶湯稱者。多汨沒于名利之場。趨趨于公侯之門。故其名彰聞。若道觀者。名堙沒而不傳。是愈可貴也。安得與之相對。蘓蘭薪桂。而聽松風竹雨之驟至也。

澹泊先生史論上終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888006100